

美術叢書

四集第十輯三冊



376661

中華民國 13.8.26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典藏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

山水純全集目錄

宋韓拙著

孫人鑿校正

全翁自序

第一卷

論山

論水

第二卷

論林木

論石

第三卷

論雲霞烟霧嵐光風雨雪

論人物橋杓關城寺觀山居舟車四時之景

第四卷

論用筆墨格法氣韻之病

論觀畫別識

第五卷

論古今學者

論三古之畫過與不及

張懷邦後序

謹案清乾隆欽定四庫全書目錄所載韓拙山水純全集一卷提要謂原本十篇今佚其一佩文齋書畫譜所載韓拙山水純全論則僅八篇此集五卷十篇及首尾兩序迺余幼年手寫者憶從明鈔本錄出確爲全翁原本無疑詢可寶貴今重裝成冊珍藏于中華畫人室宣統庚戌

新春桂林孫贇識

山水純全集自序

甲子冬齋公重鈔並校

夫畫者肇自伏羲氏畫卦象之後以通天地之德以類萬物之情嗣于黃帝時有史皇倉頡生焉史皇狀魚龍龜鳥之迹倉頡因而爲字相繼更始而圖書典籍萌矣書本畫也畫先而書次之傳曰書者成造化助人倫窮神變測幽微與六合同功四時並運得于天然非由述作其書畫同體而未分故知文能序其事不能載其狀有書無以見其形有畫不能見其言存形莫善于畫載言莫善于書故知書畫異名其揆一也古云畫者聖也蓋以窮天地之至奧顯日月之不照揮纖毫之筆則萬類由心展方寸之能則千里在掌豈不爲筆補造化者哉自古逮今名賢上士雅好之者畫也然精于繪事者多矣愚世業儒縈名簿宦賦性疏野惟志所適切慕于畫求前賢之模範究古

人之糟粕自幼嗜好留心于此至今白首尙且孳孳無倦惟患學之淺幼自爲成癖爾乃夙賦其性邪唐右丞王維文章冠世畫絕古今嘗自題云當世繆詞客前身應畫師誠哉是言也且夫畫山水之術其格清淡其理幽奧至于千變萬化四時景物風雲氣候悉資筆墨而窮極妙者若非博學廣論焉得精通妙用歟故有寡學之士兀兀之徒忽略此道者多矣其學問廣博之流惟恐淺陋疏略也孜孜汲汲與利名交戰者與吾道殊途耳此安足與言之哉愚習山水人物已爲歲久所得山水之趣粗以爲法誠不敢爲卓絕之論雖言無麗藻亦使好學之士頓然開悟分爲十論各隨品目以附于後

宣和辛丑歲季夏八日琴堂韓拙全翁序

案佩父齋書畫譜本無此序

己已端陽縣公
新校

山水純全集第一卷

論山

凡畫山言丈尺寸分者王右丞之法則也山者有主客尊卑之序陰陽逆順

之儀其山布置佩文齋書畫譜各有形體亦各有各習山水之士好學之流

切要知之也佩文齋書畫譜主者乃眾山中高而大者是也佩文齋書畫譜

本作主者衆山中高而大也雄氣而敦厚旁有輔峯叢圍者嶽也大者尊也小者卑也大

小岡阜朝揖于主者順也佩文齋書畫譜不如此者逆也佩文齋書畫譜

者逆也客者其山不相下而過也佩文齋書畫譜分陰陽者用墨

取濃淡也凹深為陰凸面為陽山看高低大小之序以近次遠至于廣極者

也洪谷子云尖者曰峯平者曰陵圓者曰巒相連者曰嶺佩文齋書畫譜有

按說郭本各有形體亦各有各習下尚有一乎字
按說郭本雄氣而敦厚上有一有字
按說郭本朝揖作朝接相下作相干

按說郭本小而衆山歸叢者作小而孤衆山歸叢者

按說郭本絡繹者羣山連續而過也上尚有俗曰二字下尚有言獨者孤而只一山是也十字

按說郭佩文齋書畫譜本山岡者上均無言字

按說郭本岩者有洞穴是也按說郭本作言崖者左右有崖夾山是也

穴曰岫峻壁曰岩下有穴曰岩穴佩文齋書畫譜本作有穴而名曰岫峻壁曰巖巖下曰巖巖下有穴而名曰岫峻壁曰

山大而高曰嵩山小而孤曰岑銳山曰嶠高峻而纖者嶠也佩文齋書畫譜曰本山小而高曰

嶠而峻者高卑而小尖者扈也佩文齋書畫譜本無而字小而衆山歸叢者名羅圍也言

襲陟者佩文齋書畫譜本作山三重也兩山相重者謂之再成映也佩文齋書畫譜

再木作謂之一山為怀小山曰岌佩文齋書畫譜本大山曰岷岌謂高而過也

言嶧山者連而絡繹也絡繹者羣山連續而過也佩文齋書畫譜本言峯山者

也相連屬言山岡者其山長而有脊也翠微者近山傍坡也佩文齋書畫譜本

字言山頂冢者山顛也佩文齋書畫譜本岩一作者洞穴是也有水曰洞無

水曰府言山堂者山形如堂室也言障者山形如幃帳也佩文齋書畫譜小

山別大山別者佩文齋書畫譜本鮮不相連也言絕徑者佩文齋書畫譜連

按說郭本多大
石者曰舉無曰
字

潛按陵夾水曰
溪

句大阜曰陵又
詩經高岸為谷
深谷為陵

按說郭本作山
亦有四方多一
亦字

山斷絕也言崖者左右有山夾山也言巖者佩文齋書畫譜多小石也多大小

石者曰舉佩文齋書畫譜平石者盤石也多草木者謂之帖無草木者謂之垓

石載土謂之崔嵬石上有土也土載石謂之硃土上有石也言阜者土山也

小堆曰阜佩文齋書畫譜平原曰坡坡高曰隴岡嶺相連掩映

林泉漸分遠近也言谷者通人曰谷不通人曰壑佩文齋書畫譜曰壑

窮瀆者無所通而與水注者川也兩山夾水曰澗陵夾水曰溪溪者蹊也有

水也佩文齋書畫譜宜畫盤曲掩映斷續伏而後見也山

有四方體貌景物各異東山敦厚而廣博景質而木多佩文齋書畫譜西

山川峽而峭拔高聳而險峻南山低小而水多江湖景秀而華麗佩文齋書畫譜

北山闊墁而多阜林木氣重而水窄東山宜畫村落耕鋤旅店山居游

按說鄂本北山
宜畫亦作宜用

按說鄂本水邦
山郭作水村山

按說鄂本無用
盤車駱駝也一
句作無用駱駝
也亦不用盤車
也二句

按說鄂本與佩
文齋不此之氣
象然也無然字

宦行旅之類佩文齋書畫譜本東山宜村落無畫字西山宜畫關城棧道羅

網高閣觀宇之類佩文齋書畫譜本西山宜畫亦作宜用北山宜畫盤車

駱駝樵人背負之類南山宜畫江鄉魚市水邦山郭之類佩文齋書畫譜本

山閣亦無宜畫之畫字但加之稻田漁樂無用盤車駱駝也要知南北之風土不同耳

佩文齋書畫譜本無但加之之字無用盤車作勿用車盤駱駝故深故分

別山有四時之色春山豔冶夏山蒼翠秋山明淨冬山慘淡此四時之氣象

然也佩文齋書畫譜本春山豔治而如笑夏山蒼翠而如滴郭氏云佩文齋書畫譜本

齋書畫譜見林泉高致集山有三遠自山下而仰山上背後有淡山者謂

之高遠自前山而窺後山者謂之深遠自近山至遠山謂之平遠佩文齋書畫譜本

之自近山邊平遠愚又論三遠者有山根邊岸水波亘望而遙謂之闊遠有野

按說郭本博雅作博古

按說郭本雖得其名非是

按說郭本作且山者多一者字佩文齋本作以林木為衣少一裳字

霞暝漢野水隔而彷彿不見者謂之迷遠景物至絕而微茫縹渺者謂之幽

遠

佩文齋書畫譜本作有近岸廣水曠闊遙山者謂之闊遠有烟霧暝漢野水隔而粵髣不

上山之名狀當備畫文理詩意用之兼候博雅君子之問若問而無以對此

無知之士也不可不知

佩文齋書畫譜本一作以上山之名狀當備畫中用也兼備博雅君子之問若問而無對為無知之士不

可不知也一數語雖小異然語氣欠順暢或詩句中有此山名雖得其名而不知其山之體狀者

安可措手而製之

佩文齋書畫譜本或詩句中可措手而製之凡畫全景山者重疊覆壓咫尺重深以近次遠或以下層疊分布相輔以卑次尊各有順

者重疊覆壓咫尺重深以近次遠或以下層疊分布相輔以卑次尊各有順

序

佩文齋書畫譜本一作凡畫全景者山重疊覆壓一上句山字移在下又句意思便非一或以下層疊一句作一或由下增疊一亦不稱下句

不可太實仍要嵐霧鎖映林木遮藏不可露體如人無衣乃窮山也且山以

林木為衣裳以草木為毛髮以烟霞為神采以景物為為妝飾以水源為血

以艸爲毛髮又少一木字以水爲血脈又少一源字
按佩文齋本無也字

按說郛本論水題下註云凡水甚多山水中可用具載之
按說郛本山潤間無此間字巖石間作岩間

脈以嵐霧爲氣象畫若不求古法不寫真山惟務俗變采合虛浮妄自爲超

古越今心以目蔽佩文齋書畫譜本自作妄自變是爲非此乃懵然不知山水

格要之士也難可與言之嗟乎今人是非多忘古徇今佩文齋書畫譜本作拘今亡古方爲

名利之誘奪博古好學者鮮矣佩文齋書畫譜本無方字作爲多儻或有得

其堂奧者誠可與論也彼笑古傲今侮慢宿學之士曷足以言此哉佩文齋書畫譜

本堂奧作蘊奧笑古作嗟古曷足以言此哉作適足以此言爲戲耳

論水

夫水佩文齋書畫譜有緩急淺深此爲大體也山上有水曰澗澗澗出于高

畫譜本此六山下有水曰淀徒練切謂其文容緩澗佩文齋書畫譜本澗

間有水曰湍音耕佩文齋書畫譜湍而漱石者謂之湧泉巖石間有水渾淩

而仰沸者謂之噴泉言瀑布者顛崖峻壁之間一水飛出如練千尺懸灑于

萬仞之下有驚濤怒浪湧騰沸噴濺漂流雖黿鼉魚鼈皆不能容也佩文齋書

畫譜本瀑布作瀑泉懸言濺瀑者山間積水欲流而石隔罅中猛欲其片浪

如滾有石迎激方圓曲折交流會合用筆輕重自分淺深盈滿而散漫也佩文

齊書畫譜本方圓曲折作方圓言漂者激流攢衝鳴湍疊瀨噴若雷風四面

叢流謂之淙也佩文齋書畫譜言沂水者不用分開一片注下與瀑布頗異

亦宜分別天海水者風波浩蕩巨浪翻卷山水中少用也佩文齋書畫譜本

瀑泉頗異矣有兩邊峭壁萬仞不可通途中有湍急漂流如箭舟船不可停

者硤水耳無急于此也佩文齋書畫譜本峭壁萬仞無萬仞二字湍急漂流

此也作舟不停者硤水可無急于此也言江湖者洞庭之廣大也言水源者平出之流水也佩文

按說郭本水用
溪水者山水惟
之多矣宜盤曲
掩映斷續伏復
見以遠至近仍
宜用煙霞隱鎖
為佳

按說郭本作水
心通洄洄環作
迴環

按說郭本畫之
者當自取才調

按說郭本作凡
畫山水故宜天
高地闊為佳也

一齊書畫譜本洞庭之廣大也上多其水混混不絕故孟子所謂不舍晝夜者

是也謂佩文齋書畫譜本故孟子所惟溪水者山水中多用之宜畫盤曲掩

映斷續伏而復見仍宜煙霞鎖隱為佳王右丞云路欲斷而不斷水欲流而

不流此之謂歟夫砂磧者水心逆流水流兩邊急而有聲中有灘也夫石磧

者輔岸絕流水流兩邊洄環有紋中有石也言壑者有岸而無水也然水有

四時之色隨四時之氣春水微碧夏水微綠佩文齋書畫譜秋水微清冬水

微慘又有沙汀湖渚皆水中可居人而景所集也佩文齋書畫譜本可住至

于魚瀨之類畫之者多樂取以見才調況水為山之血脈凡畫水者故宜天

高地闊為佳也佩文齋書畫譜本為佳也

山水純全集卷一終

山水純全集第二卷

論林木

凡林林木有四時榮枯大小叢薄咫尺重深以遠次近佩文齋書畫譜本一即佩文仿

此一作夫林木者有四時之榮枯故林木要看蒼逸健硬筆跡堅重或質或

麗以筆蹟欲斷復續也佩文齋本或質以筆迹高喬蒼逸健硬筆迹且或輕或

重本在乎用筆高低暈淡悉由于用墨佩文齋本或重本在乎行筆高低暈悉由于用墨似脫去一行

字此乃畫林木之要格也洪谷子曰筆有四勢筋皮骨肉也筆絕而不斷謂

之筋纏縛隨骨謂之皮筆削堅正而露節謂之骨起伏圓混而肥謂之肉佩文

齋本作洪谷子訣曰筆有四勢筋皮肉也又凡畫宜骨肉相輔也肉多者

肥而渴也柔媚者無骨也骨多者剛而如薪也勁死者無肉也跡斷者無筋

按說鄂本筆有四勢下多一者

按說鄂本墨微而怯弱者無而

按說郭本作大
凡取其合宜用
度之也

按說郭本作或
為怒龍驚虬之
勢

也佩文齋本作尤宜骨肉相輔也又柔媚作苟媚墨大而質朴者失其真氣墨微而怯弱者敗其真

形其木要停勻而有勢不可太長太長者無勢不可太短太短者差濁也佩文

齊本作墨而質朴失真也墨微而怯弱者敗其正形其木要停分而有勢不可太長太長無勢力不可太短太短者俗濁也木皆有形勢

而取其大無勢而亂作盤曲者乏其勢也若只取剛硬而無環轉者虧其生

意也若筆細墨微者怯弱也大凡取舍合度佩文齋本岩只取剛硬作筆細脈

微又大凡取舍合度木貴虬健老硬其形勢甚多或聳而拔逸者或屈折而

俯仰者或躬身而若揖者或如醉人而狂舞者或如披頭伏劍者皆松也佩文

齊本木貴虬健老硬作木貴蒼健老硬又或聳而拔逸者作狂舞無而字又若枝者又或躬身而若揖者作或躬而若揖者又如醉人而狂舞無而字

怒龍驚斷之勢騰龍伏虎之形似狂怪而飄逸似偃蹇而躬身或離披倒起

如飲于水中或巔崖嶮峻倒崖而身覆下者為松之儀其勢萬狀變態莫測

又佩文齋本或離披倒起如飲于水中作或嶺峻倒崖而身復起 凡畫根者臨

崖倒起之木其根起伏出拔土外狂而且迸也其平立之木當以大根深入

崖中惟傍迸小根方宜出土也又佩文齋本臨崖作臨岸 凡作枯槎槁木要窳

嵌空耳且松者若公侯也為衆木之長亭亭氣概高上盤于空勢逼霄漢枝

迸而復掛下覆凡木以貴待賤如君子之德和而不同佩文齋本木務要窳嵌空

耳且松者公侯也數句多一務字少一若字又勢逼霄漢作 荆浩曰成材者

氣概有餘不材者抱節自屈餘佩文齋本成材者氣概高幹 有偃蓋而枝盤頭低

而腰亞者為異松也佩文齋本頭低而腰亞 皮老蒼鱗枝枯葉少者為古松

也訣曰松不離于弟兄謂高低相亞亦有子孫謂新枝相續唯蟠松其梢凌

空而聳出其枝交結而蔭重也佩文齋本作為幼松者其梢凌 且柏者若侯

踏按荆浩筆法
有云成林者爽
氣重榮不能者
抱節自屈

按說鄂本右丞
曰作訣曰佩文
齋本作右丞曰

鑿按梁元帝山

水松石格有桂

不疎于胡越松

不離子弟兄非

右丞語也

一名畫山水訣

鬚按荆浩筆法
有柏之生也動
而多屈繁而不
華捧節有章文
轉隨曰葉如結
綫枝似麻衣有
虛畫如蛇如素心

按說鄂本作背
後當用淺墨軟
梢之木相伴和
爲之故得幽韻
而氣清無也字
按說鄂本作誠
爲李成咸熙中
深得其妙用者
哉

伯也訣曰柏不叢生要老逸舒暢皮宜轉紐捧節有文多枝少葉其節嵌空

勢若蛟虬身去而復回狀迭縱橫乃古柏之狀唯蟠柏者葉密枝迸梢氣聳

拔也

佩文齋本柏不叢生誤作柏下叢生又捧節有文文字誤作紋字又其節嵌空又蛟虬作蛟龍又身去而復回無而字又狀迭作

蕩迭又乃左柏之狀下有一也字唯蟠柏者作幼檜者松身柏葉會于松柏

故名曰檜

佩文齋本作其枝放肆而盤曲其葉聚而無定乃古檜之體也佩文

齋本作其枝橫肆而盤屈其葉其餘種種羣木佩文齋本作難以具述惟楸

梧槐柳儀形各異大有概葉之木貴在豐茂而蔭鬱至于寒林者止務森聳

重深分布而不雜宜作枯梢老背槎當用淺墨畫以相類之木件和爲之故

得幽韻而氣清也

佩文齋本作故得

林罅不用明白尤宜烟嵐映帶此咸熙

中李成深得其妙用者

佩文齋本作誠爲咸熙

梁元帝云木有四時春英夏蔭

按說郭本作如
人之衣妝使山
無儀盛之貌上
之字改無字
始合

秋毛冬骨春英者葉細而花繁也夏蔭者葉密而茂盛也秋毛者葉疏而飄

零也冬骨者葉枯而枝槁也

佩文齋本作枝枯而葉槁也

其有林巒者山岩石上有密木

也林麓者山脚下有林木也林迴者遠林烟暝也遠木者取其大要而不可

狂斜倒起隱淡直立辨其形質耳一一分明也

佩文齋本無一遠木者取一四字亦無也字

又云

質者形質備也雜木取其大綱用墨點成淡淺相等林木者山之衣也如人

無衣裝使山無儀盛之貌故貴密林茂木有華盛之表也木少者謂之露骨

如人衣少也若作一窠一石務要簡耳

佩文齋本作務要減矣

論石

夫畫石貴重磊落雄壯蒼硬頑澀礬頭菱面層疊厚薄覆壓重深落筆堅實

堆疊凹凸深淺之形皴拂陰陽點勻高下乃為破墨之功也

佩文齋本作夫畫石者又落筆

按說郭本有
錯皺者句下
有爾雅云謂
皮申錯也句
似注脚疑

作落墨凹凸深淺作凹深凸言盤石者大石也佩文齋本平大石也然石之狀

不一或層疊而秀潤或崔嵬而顛險有岩石嵯峨者佩文齋本作有有怪石

崩坍者或直插入水而深不可測者或根石浸水而脚石相輔者峯屹嶙峋

千怪萬狀縱橫放逸其體無定而又皺拂多端也有披麻皺者有點錯皺者

或斫礫皺者或橫皺者或勻而連水皺一點一畫各有古今體法存焉佩文齋本

作一畫一點各有古昔人云石無十步真山有千里遠佩文齋本作管人云

遠况石為山之體貴其潤澤而不貴枯燥也韻而不貴枯燥也書之者不可

失此佩文齋本下尚

山水純全集卷二終

山水卷純全集第三卷

論雲霞烟霧嵐光風雨雪

夫通山川之氣以雲為總也雲出于深谷納于岬夷掩日蔽空勃然無所拘

也佩文齋本作身曰升之晴霽則顯四時之氣散之陰晦則遂其四時之象

故春雲如白鶴其體閒逸融和而舒暢也夏雲如奇峯其勢陰鬱濃淡黶黶

而無定也秋雲如輕浪飄零或兜羅之狀廓靜而清明也冬雲如潑墨慘翳

示其玄冥之色昏寒而深重也佩文齋本冬雲如潑墨作冬雲此晴雲四時

之象也故春陰則雲氣淡蕩佩文齋本無故字夏陰則雲氣突黑秋陰則雲氣輕

浮冬陰則雲氣慘淡此陰雲四時之象也佩文齋本四時之象然雲之體聚

散不一焉佩文齋本無此焉字輕而為烟重而為霧浮而為靄散而為氣佩文齋本聚而為氣

按說郭本其勢陰鬱濃黶而無定也又昏寒而深重也無而字無也字

按說郭本慘淡作黯淡聚散作合散

按說郭本作雲
烟霧霧

按說郭本東曙
曰明霞又曰朝
霞多一句疑是
注

按說郭本凡雲
霞烟霧霧無霞
字

其有山水嵐之氣烟之輕者雲捲而霞舒烟者氣之所聚也佩文齋本烟者氣之所聚也作

雲者乃氣之所聚也凡畫者分氣候別雲烟為先山水中所用者霞不重以丹青雲不

施以彩繪恐失嵐光野色自然之氣也且雲者有出谷有游雲有寒雲有暮

雲有朝雲佩文齋本作且雲有游雲雲之次為霧有曉霧有遠霧有寒霧霧

之次為烟有晨烟有暮烟有輕烟烟之次為靄有江靄有暮靄有遠靄雲霧

烟靄之外又言其霞者東曙曰明霞西照曰暮霞乃早晚一時之暈彩也不

可多用佩文齋本作乃早凡雲霞烟霧靄之氣為嵐光山色遙岑遠樹之彩

也善繪于此者佩文齋本則得四時之其氣造化之妙理故不可逆其嵐光

而當順其物理也風雖無跡而草木衣帶之形雲頭兩脚之勢無少逆也逆

之則失其大要矣佩文齋本繼而雨雪之際佩文齋本繼而時雖不同然而

按說鄂本皆重
于雲色之輕重
作皆本于雪色
之輕重非是佩
文齋亦然

按鄂本作又
如爾雅所云多
一而所字言暗切
而輕也作言味
物而輕也地氣
登而天不應作
地氣發而天不
應

按陰後重而
爲噎言無分于
山林也兩句似
贅應刪

按說鄂本其隱
居傲逸之士作
其有隱

有急雨有驟雨有夜雨有欲雨有雨霽雪者有風雪有江雪有春雪有暮雪

有欲雪有霽雪凡風雨雪之意皆本于雲色之輕重類于風勢勢緩急想其

時候方可落筆大概以雲別雨雪之意則宜暗而不宜顯也又如爾雅云天

地下而地不應曰雪言暗物而輕也地氣登而天不應曰霧言暝物而重也

風而雲爲噎風而雨爲霾言無分遠近也佩文齋本無陰風重而爲噎言無

分于山林也此皆不時之氣非雲之所該也佩文齋本作此皆不時之氣也

至于魚龍草莽之象呂氏之言甚明鸞鳳翥之形陸機之論深得然在畫者

窮天地之奧掃風雲之候曷不可深究焉佩文齋本然字下

論人物橋杓佩文齋本關城寺觀山居舟車四時之景

凡畫人物不可羸俗所貴純雅而幽閒其隱居傲逸之士當與村夫耕叟漁

居傲逸之士又
當與村夫耕叟
漁父牧豎等輩
體貌不同作與
村夫農者漁父
牧豎等輩體狀
不同

按說鄂本作而
山居隱逸之士
務要幽僻不同
于此宜畫草庵
茅舍房屋平林
牛馬耕耘之類

父牧豎等輩體貌不同

佩文齋本作當與村居竊觀古之山水中人物優容

閒雅

佩文齋本作

無有麤惡者近世所作往往麤俗不謹殊失古人之態

佩文

齋本作近之所作往往

言橋杓者通船曰橋不通船曰杓杓以橫木渡于溪

澗之上但使人跡可通也

佩文齋本作言橋杓者通船曰杓杓者關者在乎

山峽之間只一路可通無旁歧小峽方可用關也

佩文齋本作關者在乎山

小谿方可

城者雉堞相映樓屋相望須當映帶于山崦林木之間不可一一

出露恐類于圖經山水中所用惟古堞城可也

佩文齋本作恐類于圖經山

無城

畫僧道寺觀者宜掩抱幽谷深岩峭壁之處惟酒旗旅店方可當途村

落之間

佩文齋本作畫僧道寺觀作僧

以至山居隱遯之士放逸之徒也務

要幽僻有廣土處可畫柴扉房屋平林牛馬耕耘之類有廣水處可畫漁市

漁漁捕魚採菱曝網之類

佩文齋本曝網作曬網

言舟舡者大曰舟小曰舡

佩文齋本舡作船

漁人所泛者曰艇隱逸高尚之士所乘者曰舫

佩文齋本艇隱逸所乘者曰舫

或插

以罾罩或拖以絲綸者漁艇也

佩文齋本罾罩拖作旋罾

或為木室或為棚幙者游

舫也

佩文齋本舫作船

以小槳所搖者謂之飛航獨一木所造者謂之桐槽于山水

中所宜用者惟此耳

佩文齋本惟此耳三字

其舟舡宜游漾輕浮不可重載其餘江海

巨載之舟于山水中少用也品四時景物務要明乎物理度乎人事春時可

畫以人物忻悅而舒和郊游踏青翠陌秋千

佩文齋本欣而舒和踏青翠陌競秋千

漁唱渡水歸牧耕鋤山種捕漁之類也夏可畫以人物但于山陰林壑之處

或行旅憩歇水閣高亭避暑納涼翫水浮舟臨江浴滌曉汲涉水風雨過渡

之類也

佩文齋本水閣高亭避暑納涼翫水浮舟梁於鷁江滸曉汲涉水過渡之類也

按說郭本作春時可以畫人物忻悅而舒和郊游踏青翠陌秋千

秋畫以人物則吹簫翫月採菱浣紗漁笛搗帛夜春登高賞菊之類也風文

作秋則畫以人物蕭蕭翫月採菱浣紗漁笛搗帛夜春登高賞菊之類也冬畫以人物則圍爐飲酒慘冽游宦雪

笠寒僮騾綱運糧雪江渡江寒郊游獵履冰之類佩文齋本冬則畫以人物

雪笠寒人騾軸運糧雪江渡若水野之間可兼于禽鳥者春宜畫燕雀黃鶯

夏宜鵝鵝鷺秋宜征雁羣鷺冬宜落雁寒鴉佩文齋本若水野之間春兼

夏畫鵝鷺鷺以落雁鳴鴉今略言其大概耳佩文齋本今若能法此以隨

時製景任其才思則山水妝飾而無有不備者矣佩文齋本若知此以

水中裝飾無不備矣

山水純全集卷三終

山水純全集第四卷

論用筆墨格法氣韻之病佩文齋本無之字

夫畫者筆也而所運在心佩文齋本心運也其索之于未兆之前得之于既形之

後佩文齋本作索之于未狀默契造化與道同機握管而潛萬物揮毫而掃

千里故筆以立其形體墨以別其陰陽佩文齋本以分其陰陽山水悉從筆

墨而成吳道子筆勝于質此乃畫聖賢也佩文齋本為畫之質勝也嘗謂道子

山水有筆而無墨項容山水有墨而無筆此皆不得其全善也佩文齋本此皆不得全

書無其唯荆浩采二賢之長佩文齋本長以為己能則全矣蓋用墨太多則

失其真體損其筆而且冗濁用墨太微則氣怯而弱也佩文齋本其真體損其

筆而且濁用墨太微則氣怯而弱也過與不及皆為病耳切要循乎規矩格法本乎自然氣韻

按說郭本作凡畫者筆也此乃心術下無其字又得之于既形之後作得之于形儀之後

按說郭本嘗謂作常謂又唯荆浩采二賢之長無唯字

按說郭本作格法以本乎自然多一以字又氣

韻必全其生意
作氣韻以全其
生意

按說郭本作凡
未操筆間常先
凝神著思預想
目前所以意在
筆先用意于內
然後用格法以
揮之

按說郭本縱橫
變化而用在乎
筆也作縱橫變
化用功乎筆也
佩文齋本又作
縱橫變用在乎
筆也

必全其生意得于此者備矣失于此者病矣以是推之豈可與俗士論哉文佩

齊本以是推之豈凡未操筆當凝神著思預想目前所以意在筆先然後用

格法以揮之可謂得之于心應之于手也佩文齋本預想目前作讓在目前

格法其用筆有簡易而意全者佩文齋本而意全者有巧密而精細者或取氣

概而筆迹雄壯者佩文齋本氣或取順快而流暢者縱橫變化而用在乎筆

也然作畫之病者衆矣惟俗病最大出于淺陋狗卑昧乎格法之士動作

無規亂揮取逸強務古淡而枯燥苟圖巧密而塵縛詐為老筆本非自然此

為論筆墨格法氣韻之病耳佩文齋本能作俗病最大出于淺陋循卑味乎

筆作詐古云用筆有三病一曰板病二曰刻病三曰結病板病者佩文齋本

病腕弱筆癡取與全虧物狀乎匾不能圓渾者板也刻病者筆迹顯露用筆

按說郭本似物
滯礙作事物留礙

按說郭本確病
下注云確為無
變動因移之意

按說郭本鳥知
作焉知

中凝勾畫之際妄生圭角者刻也結病者欲行不行當散不散似物滯礙不

能流暢者結也愚有一論佩文齋本作謂之確病佩文齋本確病筆路謹細

而癡拘全無變通筆墨雖行類死物狀如雕印佩文齋本之跡者確也凡用

筆先求氣韻次采體要然後精思若形勢未備使用巧密精思必失其氣韻

也大概以氣韻求其畫則形似自得于其間矣佩文齋本無且善究山水之

理者佩文齋本作且善當守其實其實不足當去其華佩文齋本去而華有

餘實為質幹也華為華藻也質幹本乎自然華藻出于人事實為本也華為

末也自然體也人事用也豈可失其本而逐其末忘其體而執其用乎是猶

畫者惟務華媚而體法虧惟務柔細而神氣泯真俗病耳鳥知守實去華之

理哉若行筆或粗或細或渾或勻佩文齋本說或重或輕者一一分明

按說郭本多或
點二字少一者
字
按說郭本皆有
意法存焉作皆
有法度

以布遠近取似者佩文齋本無取似者三字氣弱而無畫也其筆太粗則寡于理趣其筆

太勁則絕乎氣韻一皴一點一勾一斫皆有意法存焉若不從法意佩文齋本作若

不從古畫法 只寫真山不分遠近淺深乃圖經也烏得其格法氣韻者歟佩文齋本作焉

得其格法 凡用墨不可深深則傷其體不可微微則敗其氣此皆病也勾描

落筆使用墨取淡者為之滑而無法其先皴而後淡次取陰陽淺深者真得

其理又以景之取遠景貴簡而不絕繁而不冗使觀者豁然如目窮幽曠瀟

灑之趣不其神妙矣乎佩文齋本無九十二字焉得其格法氣韻哉下有灑

落雲煙出沒野徑迂回松偃龍
蛇竹藏風雨也一三十八字

論觀畫別識

瓊瑰琬琰天下皆知其為玉也非卞氏三獻孰別荆山之姿而為美驂騑

按說鄂本豈分
作豈得又亦無
復以加諸是少
一以字

鬪天下皆知其爲馬也非伯樂一顧孰別冀北之駿而爲良若玉之無別安
得瓊瑰琬琰之名若馬之無別豈分驂騮騶驥之駿別玉者卞氏耳識馬者
伯樂耳天下後世亦無復以加諸是猶畫山水之流于世也隱造化之情實
論古今之蹟奧發揮天地之形容蘊藉聖賢之藝業豈賤隸俗人得以易窺
其端倪蓋有所不測之神思難名之妙意寓于其間矣凡閱諸畫先看風勢
氣韻次究格法高低者爲前賢家法規矩用度也儻生意純而物理順用度
備而格法高固其格者也雖有其格而家法不可揉雜者何哉且畫李成之
格豈用雜于范寬正如字法顧柳不可以同體篆隸不可以同攻故所操不
一則所用有差信乎然矣歸古驗今善觀乎畫者焉可無別歟然古今山水
之格皆畫也通畫法者得神全之氣攻寫法者有圖經之病亦不可以不識

按說郭本佩文
齋本兼明皆作
節明

按說郭本畫有
初觀而可及作
畫者初觀而可
及誤有字作不
可字又有初觀
可及無亦字不

也以近世畫者多執好一家之學不通諸名流之迹者衆矣雖博究諸家之
能精于一家者寡矣若此之畫別雜乎神思亂乎規格難識而難別良由此
也惟兼明其諸家畫法乃爲精通之士論其別白之理也窮天文者然後證
丘陵天地之間雖事之多有條則不紊物之衆有緒則不雜蓋各有理之所
寓耳觀畫之理兆融心神善縑素精通博覽者不能達是理也畫有純質而
清淡者僻淺而古拙者輕清而簡妙者放肆而飄逸者野逸而生動者幽曠
而深遠者昏暝而意存者眞率而閒雅者冗細而不亂者重厚而不濁者此
皆三古之迹達之名品參乎神妙各適于理者然矣畫有初觀而可及究之
而妙用益深者上也有初觀不可及再觀亦不可及佩文齋本作有初觀可
而不可及再觀而不及
窮之而理法乖異者下矣佩文齋本矣
字作也字畫譬猶君子歟顯其跡而如金石著

按說鄂本親字
作觀字容字作
字

按說鄂本無一
循乎理者作無
有狗于理者

按說鄂本氣者
隨形運筆取象
無惑作氣者制
度時用隨形運
筆取象無惑多
一制度時用句

乎行而守規矩親之而溫厚望之而儼然易事而難說難進而易退動容周

旋無不合于理者此上格之體有若是而已

佩文齋本猶字作悅字又守者是
作合字說字作悅字又有若無

而已畫猶小人歟以浮言皆胥以矯行相尙近之而無取佩文齋本取侮遠之

則有怨苟諂媚以自合勞詐偽以相蔽旋為交搆無一循乎理者此卑格之

體有若是而已儻明其一而不明其二達于此而不達于彼佩文齋本作非

所以能別之也佩文齋本作非昔人有云畫有六要一曰氣氣者隨形運筆

取象無惑二曰韻韻者隱露立形備儀不俗三曰思思者頓挫取要凝想物

宜四曰景景者制度時用搜妙創奇五曰筆筆者雖依法則運作變通不質

不華如飛如動六曰墨墨者高低暈淡品別淺深文采自然似非用筆有此

六法者神之又神也若六法未備但有一長亦可采覽佩文齋本作亦畫有

按說郭本作畫
有珍傳于世不
目顯名者所謂
以實得其名矣
不期顯而自顯
也畫有一時雖
顯其名久則易
銷者所謂譽過
于實不期銷而
自銷矣
按說郭本作凡
秘畫者豈可擇
于名譽冠蓋

眞可傳于世不自顯其名者所謂有實則名自得故不期顯而自顯也畫有
一時雖獲美名久則銷所謂以譽過于實者故不期銷而自銷矣凡觀畫者
豈可擇于冠蓋之譽但看格清意古墨妙筆精景物幽閒思遠理深氣象瀟
灑者爲佳其未當精絕惟質巧密者鮮鑒矣

贄按佩文齋書畫譜本至此完

下二卷
缺一篇

又按說郭本此篇鮮鑒矣下尙有二百八十七字補錄于左

世有王晉卿者戚里之雅士也耕獵文史放肆圖畫每燕息之餘多戲
小筆散之于公卿家多矣常蒙青眼左顧每圖畫必見召觀論乎淵奧
構其名實偶一日于賜書堂東掛李成西掛范寬先觀李公之迹云李
氏畫法墨潤而筆精烟嵐輕勃如對面千里秀氣可掬次觀范氏之作

又云如面前眞山峯巒渾壯雄逸筆力老健此二畫乃一文一武耶愚常思其言由賞鑑而通于骨髓其格法之要切須知之方能定優劣明是非可謂精通善鑒者畫若不遇于識鑒者如暝行于途無分善惡也悲夫今有名卿士大夫之畫自得優游閒適之餘握管濡毫落筆有意多求簡易而取清逸出于自然之性無一點俗氣以世之格法在所勿識也古之名流士大夫皆從格法南唐以來李成郭熙范寬燕公穆宋復古李伯時王晉卿亦然信能悉之于此乎

又按此段與全篇文意不類與題亦屬贅語應刪去

山水純全集卷四終

又對物類其全論文意不勝與屈本無資補應隨先

自古李伯和子晉驛本然詩補應三千九平

雖自古之各此士大夫皆對物類南宮以來李伯和照舊實海公歸宋
其意雖長而相辭出于自然之於無一語皆屬以世之辭若亦謂民
其夫今有公賦士大夫之體自皆對物類之始謂其辭事者雖言意
其意可謂深也其意者雖言不似于無聲者取物言于無聲也者思出
常思其言由言對物類于其對其辭之受其物以之式語宜其長也
又云世面而真山者皆其其對物類其意雖言其意二體以一文一其深也

按說郭本無第
五卷此二篇載
卷四中佩文齋
本則缺此二篇
又按陶珽重輯
說郭一百二十
本並此四卷亦
無之今據商務
書館印行張宗
祥本校對
按說郭本作古
者如此多略舉
一二

按說郭本張彥
遠誤作張彥達

山水全集第五卷

論古今學者

天之所賦于我者性也性之所貴于人者學也性有顛蒙明敏之異學有日
益無窮之功故能因其性之所悟求其學之所資未有業不精于己者也且
古人以務學而開其性今人以天性而恥于學此所以去古逾遠貽笑于大
方之家也昔顧愷之夏月登樓家人罕見其面遇風雨晦明飢飽喜怒皆不
操筆唐有王右丞杜員外贈歌云十日畫一水五日畫一石能事不受相促
迫王宰始肯留真跡古者如此頗多今略舉一二蓋前人爲銷日養神今人
反以圖利勞神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古之冠冕上士燕閒餘裕以
此爲清幽自適之樂唐張彥遠云書畫之術非閭閻之子可爲也奈何頃者

按張彥遠論畫云自古善畫者莫匪衣冠貴冑逸士高人振妙一時傳芬千祀非閭閻鄙賤之所能爲也見歷代名畫記按說郭本作學者有三

往往以畫爲業以利爲圖全乏九流之風不修士大夫之體豈不爲自輕其術哉故不精之原良以此也真所謂棄本逐末矣且人之無學謂之無格無格謂無前賢格法也豈有不落格法者而爲越古超今名賢者歟所謂寡學之士則多性强而自爲蔽者有三難學者有二何謂也有心高而自恥下問惟憑盜學者爲自蔽也有性敏而才高雜學而狂亂志不歸一者爲自蔽也有少年夙賦其性不勞而頗通慵而不學者爲自蔽也難學者何也有慢學而不知其學之理苟僥倖之策唯務作僞以勞心使神志散亂而不究于實者難學也有本性無學之心而假以爲生者難學也如此之徒技之下耳安得以傳古人之糟粕達前覽之闡奧未有不學而良能也信斯言也凡學者宜執一家之體法學之成就方可變易爲己格則可矣噫源深者流長表端

造乎妙藝盡乎精思蓋有本者亦若是而已

論三古之畫過與不及

按說郭本夫論
畫作且論畫

夫論畫多能精當者國之王晉卿也論三古高古中古近古自三皇以前爲
洪荒之世畫無得名之自伏羲氏定龜文畫于卦象之後畫始有形意畫本
畫也逮黃帝時史皇覩物而狀之此畫之始也至五帝禹湯及秦漢以來畫
斯興焉其時雖錄人姓名然畫跡未見有之者莫能定其優劣其畫大興于
晉宋其真跡人間雖有罕得而見之故晉卿論三古之畫可代爲之高者晉
宋爲高古唐爲中古五代爲近古晉宋有顧陸張展畫之聖賢也乃爲百代
之師範矣唐張彥遠云古之畫人物純重而閒雅今也不然至唐之盛漸乏
純重而少閒雅何況于近代耶郭若虛云今人佛像鞍馬殆不及古花竹禽

按說郭本晉卿
上無故字

按說郭本至本朝初作至宋朝初非是蓋韓全翁爲宋人不應直書宋朝也

又按說郭本陸瑾作陸僅誤

按說郭本作故序其後無云字敍字作序字

鳥山水古不及今唐李思訓張藻宋審王維王宰楊炎之流乃仙格神奇過于高古亦以爲傳世之師法耳五朝有荆浩關仝超出古今至本朝初又有李成范寬李雖師于關而過之可謂青出于藍矣二賢畫能各立家法時有李昇慕李思訓之格呼爲將軍亦自立家法其有王士元翟院深王端燕肅董元陸瑾趙幹屈鼎紀貞巨然許道寧劉丞王納黃筌燕文貴宋迪商訓龐崇穆李隱宋李宗成郝銳梁宗侯郭熙侯封高克明董贇符道隱永嘉僧擇寧吳僧繼章以上名流各書宗法師資品學山水之士要知貴通其宗祖格法故敍其後云

按說郭本本廿
偏見作亦其偏
見

宋後序

世之論畫者多矣稽古逮今瑣瑣碌碌本其偏見持以僻說蔽于天地
純全不識古今之妙用者幾何人哉故不可枚數而名計也然畫之祖述
于古有自來矣顯自唐虞備于商周尊于天子用于宗廟明于日月山龍之
形別于鳥獸魚蟲之跡制之于冠蓋袞冕說之于尊壘鼎器與六經具載百
代祖述迨此而下雖世不乏然未備其體或攻于一物或長于片善無復有
能超越而能盡其純全妙用之理者也且畫者闢天地玄黃之色泄陰陽造
化之機掃風雲之出沒別魚龍之變化窮鬼神之情狀分江海之洪濤以至
山川之秀麗草木之茂植翻然而異蹶然超挺然而奇恢然而怪凡域于象
數囿于形體一扶疏之細一幘幪之微覆于穹窿載于磅礴無逃乎象數而

按說郭本作閒
隱逸幽之流

人爲萬物最靈者也故人之于畫造于理者能盡物之妙味乎理則失物之
眞何哉蓋天性之機也性者天所賦之體機者至神之用機之一發萬變生
焉惟畫造其理者能因惟之自然究物之微妙心會神融默契動靜揮于一
毫顯于萬象則形質動蕩氣運飄然矣故昧于理者心爲緒使性爲物遷汨
于塵坳擾于利役徒爲筆墨之所使耳安得語天地之眞哉是以山水之妙
多專于幽閒隱逸之流名卿高蹈之士悟空識性明了燭物得其趣者之所
作也况山水之樂林泉之奧豈庸魯賤隸闖鄙夫惑于饕餮者之所爲哉
其畫之于山水誠未可以易言也今古之跡顯然而著見于域中者不爲
矣略究形容而推之遙岑疊翠遠水澄明片帆歸浦秋雁下空指掌之
里有得其平遠者也雲輕峯秀樹老陰疏江村棧路遙嶺崢嶸

按說郭本杓作

全妙用之理南陽純全公之畫歟公自紹聖間擔簦之都下進藝于都尉王
晉卿所愜薦于今聖藩邸繼而上登寶位受翰林書藝局祇候累遷爲直長
畫待詔今以授忠訓郎公未常苟進迄今祇以畫爲性之所樂頃者出示以
平昔編藁胸臆蘊奧俾僕以爲文釋意然所集山水之論莫不纖悉備載且
指物而各序其說言無華藻事歸典實博古驗今增加證識分雲水山林關
城橋杓傳其筆墨之法講其氣韻之病通四時景候識三古用筆一句一事
燦然使後之學者覽而爲樞機津梁之要顧不偉歟當南陽接朋友則講論
爲文章至于理邃如珠藏于蚌玉蘊于石學之者不可輕易其文當求
信乎公之論畫如珠玉之祕于此焉如公之畫純于古而不雜于後代
宋曰純全庶幾雅德君子爲之廣傳宣和辛丑歲孟冬二十四日

美序于集后

按佩文齋書畫譜本無此序

唐本陳本

〇
〇
〇

卷十

美利干漢錄

美利干漢錄

畫別錄

追留心書畫家藏名蹟多至千卷其宣和紹興祕府故物往往請乞
今除顯赫名蹟載悅生古蹟記者不錄第錄其稍隱者著于篇

法書

計四十卷

崔瑗臨史遊急就篇 王廙仲春帖 王導省示帖 衛衡往來帖 王徽

之至節帖 王珣三月帖 張翼身氏帖 王濛餘杭帖 張翰思鄉帖

孔琳之日月帖 謝靈運古時帖 梁武帝異趣帖 王筠至節帖 蕭思

話奏事帖 王僧虔陳情帖 蔡景歷寂然帖 陸繡稽古帖 唐代宗守

歲詩 裴訂儉千字文 李陽冰篆書心經 李白乘興帖 徐嶠之天童

經 杜甫秋日夔府詠懷一百韻 白居易豐年帖 杜牧之張好好詩

張籍希深帖 李商隱正書月賦 陸希聲贈聶光詩 許渾烏絲蘭詩稿

杜光庭詩帖 楊庭五蘊論 薛濤萱草詩 韓偓芝蘭帖 蘇靈芝達

磨銘 王仁裕送王禹偁詩 錢璆貢棗帖 歐陽修贈蘇子美詩 石延

年大字詩帖 陸經武林謠 陳景元巖樓賦 張九成小字黃庭經 釋

法暉細書經塔

名畫

計五十八卷

衛協毛詩圖 史道碩八駿圖 梁元帝番客入朝圖 顧野王古賢像

士讀碑圖 楊寧劉聰對我圖 薛稷二鶴圖 何長壽西域圖 張

遊賞圖 楊昇沒骨山水 曹霸玉花聰圖 江都王馬圖 孫位

張志和漁父詞圖 韋偃歲寒圖 范瓊大悲觀音像 李

張南本文殊部從圖 張元十六羅漢圖 趙公祐正坐佛

馬圖 勾龍爽高士圖 支仲元佛會圖 釋貫休大阿羅漢圖

寶壇菩薩像 滕昌祐滿堂春 張圖紫薇朝會圖 羅塞翁畫羊

王齊翰勸書圖 惠崇江南春圖 張訓禮出臘圖 王居正紡車圖

杜霄吳王避暑圖 武宗元朝元仙仗圖 鄧隱白描十二國圖 石恪摩

說法圖 邱文播田家移居圖 王士元漁邨暮雪圖 侯翌問病維摩圖

吳淮龍水圖 燕文貴船舶渡海圖 劉常杏林春色圖 厲歸真江隄

放牧圖 孫夢卿松石關禪圖 李得柔南華真人像 唐希雅竹禽圖

趙邈齷戰沙虎 易元吉子母猿 劉窠落花遊魚 梁楷蓮經變相 王

穀洞庭晚照圖 李時雍渭川晚晴圖 晁補之蓮溪圖 馮覲金風萬籟

圖 童氏六隱圖 李嵩龍宮海藏圖 僧夢休風竹圖 豔豔春山圖

己己贍公從悅生別錄鈔出

贍案賈似道收蓄書畫妙絕古今不持搜訪詳備尤是目力過人蓋其相業雖誤國而鑒賞則稱獨步矣

又案悅生胡蘆印賈似道所用都元敬云悅生乃其堂名也

畫別錄終

吳僧 蓮儒

此曇度子也姚最云丹青之用繼父之美定其優劣稽聶之流

守僧威公姚最云下筆爲京洛所知

迦什 禪師天竺人學行精懃靈感極多初在魏魏帝重之至隋隋帝於嵩山起少林寺至今房門上有畫神卽是迦佛陀之迹

曇摩拙義天竺人善畫隋文帝時自本國來遍禮中夏阿育王塔至成都雒縣大石寺空中見十二神形便一一貌之乃刻木爲十二神形于寺塔下至今存焉

同州法明善寫貌開元中嘗在內庭畫人物

智瑰善山水鬼神氣韻灑落

金剛三藏師子國人善西域佛像運筆持重非常畫可擬

釋儵然俗姓裴氏爲人詼誕強學不成一名善丹青二山水

貫休俗姓姜氏字德隱婺州蘭溪人初以得名後入兩川頗爲王衍待遇因
賜紫衣號禪月大師能畫間爲本教像唯羅漢最著其畫像多作古野之貌
不類人間所傳

傳古四明人畫龍獨造乎妙弟子德饒無染皆臻其妙

楚
有祁人俗姓勾氏善畫山水人物樓閣點綴甚細

河南人工畫像人物

畫公柏氣韻瀟灑住汴州相國寺

吳姓弟工山水人物像天王

善畫佛像

善畫山水筆墨秀潤善爲煙嵐氣象於峯巒嶺竇之外至于林
間猶作卵石松柏疎筠蔓草之類相與映發而幽溪細縈帶竹籬茅舍
斷

真若山間景趣也得董源正傳

夢休江南人喜丹青學唐希雅作花竹禽鳥盡物之態

吡陵人好爲戲墨作草蟲筆力勁峻不專於

下闕

釋仁寓永嘉善畫松初集諸家所長而學之後夢吞數百條龍遂臻神妙

吳僧繼肇工畫山水與巨然同時體亦相類但峯巒稍薄怯也

仲仁會稽人住衡州花光山以墨暈作梅花如影然別成一家所謂寫意者
也

寶覺和尚翎毛蘆雁不俗

杭僧眞惠畫山水佛像近世佳品翎毛林木有江南氣象

惠洪覺範能畫梅竹無用早子膠畫梅于生絹扇上燈月下映之宛然影也
其筆力于枝梗極道健

妙喜師長寫貌嘗寫御容東坡贈詩云天容玉色誰敢畫老師古寺晝閉房
夢中神授心有得覺來信手筆以忘幅巾長服儼不動孤臣入門涕自滂元
老
眉古虎臣侍立冠釧長

嘉州石洞講師也能墨竹山谷贈序云道臻口意尙存行自振于溷濁
自名然臻過與可之門而不入其室也

明叔之兄徐林樾山之弟發科爲平江教官棄而爲僧能

清絕專師李伯時

如楊受業于雲頂山相貌枯瘁善畫山水僧佛晚年似有所遇

心中改號龍巖隱者其族甚富宏不復顧止寄迹旅店惟一空榻雖被

撲

無有每往人家畫土神其家必富畫貓則無鼠往往言人心事輒

符合凡如廁必出郭五里外鄉人怪訝每隨而窺之既就溷則無復便利但
立語再四而出後竟坐化店中八十餘成都正法院法堂有所畫高僧

法能吳僧也作五百羅漢圖少游爲之記云昔戴達常畫佛像而自隱于帳
中人有所否臧輒竊聽而隨改之積年而就意法能研思亦當若此非率然
而爲之者也

智平成都清涼院僧也善畫觀音南商毛節得畫像以歸過海一夕風浪大

作開展懇祈光相忽現如大月輪長久之間已數千里侯溥賢良載之觀音
儀中今水陸院普賢閣所畫像其徒虛己作水石至今現存祖鑿成都僧住
不動尊院師智平畫觀音同大慈超悟院佛殿有十觀音又于邛州鳳皇山
畫觀音一日忽現五方圓相直閣計敏功爲作瑞像記見存

虛己成都柏林院僧善山水有圖軸傳世今白馬院僧慧琳本仕族多蓄圖
書尊尙士大夫入慈藍者以爲稅鞅之所爇香煑茗終日蕭然不知身在囂
塵
虛己雪幃及山水二圖甚佳

于虛靜嘉州夾江農家甚富少好游獵一日縱鷹犬棄妻子出家游中
寺凡南明崔德符見而愛之招來臨汝連住葉縣東禪及州之
兵亂還蜀邵澤民劉中遠兩侍郎復喜之請住毗盧凡十

稱爲心草蟲復因宣和待詔一人因事藏匿香山心得
千里陳澗上稱之曰虛靜師所造者道也放乎詩游戲乎畫
云月出沒太虛所謂風行水上自成文理者也陳去非稱其詩無一

點何

智源字子豐遂寧人傳法牛頭山攻雜畫尤長于人物山水嘗見看雲圖畫
一高僧抱膝而坐石岸昂首竚目蕭然有出塵之姿

智永成都四天五院僧工小景長于傳模宛然亂真其印湘之匹亞歟初字
文季蒙龍圖喜其談禪欲清住院永牢亂曰智永親在未能也于是售己所
長專以爲養不免狗豪富塵肆所好今流布于世者非其本趣也嘗作瀟湘
夜雨圖上邵西山西山卽題云嘗擬扁舟湘水西蓬窗剪燭數歸期偶因勝

士揮毫處卻憶當年夜雨時西山既詠詩問永云前輩曾有此詩否永因誦
義山間歸篇西山矍然亟取詩以歸翌日乃復改與之曾擬扁舟湘水夜雨
窗聽雨數歸期歸來偶對高人畫卻憶當年夜雨時深恐多犯前人也

維真嘉禾人工傳寫

元靄蜀人太宗朝供奉工寫貌

超 何許人善作山水其峯巒巒頭酷似郭熙至于屋宇林石灘水口

孱弱與巨然殊不相類今人多以巨然超然連稱莫曉所謂

主吳興人善白描人物山水師李伯時高宗極喜其畫每

龍筆法皆不迨龍眠

猿鶴蘆雁山水樹石人物皆隨筆點墨而成意思簡

是無古法誠非雅玩

知何許人貌古怪亦不知止宿何地畫觀音佛像羅漢天王得古人

體韻

妄與人入罕有之

靜賓號白雲善作異松怪石如龍騰虎踞上寫草字寺院多收

金玉澗西湖淨慈寺僧師惠崇畫山水

不知名居西湖六通寺與牧溪畫意相侔子溫字仲言號日觀作水墨
葡萄自成一家人不能測又號知歸子

若芬字仲石婺州曹氏子爲上竺寺書記模寫雲山以寓意求者漸衆因謂
世間宜假不宜真如錢塘八月潮西湖雪後諸峯天下偉觀二三子當面蹉

過卻求道人數點殘墨何耶歸老家山古澗側流蒼壁間占勝作亭扁曰玉澗因以爲號又建閣對夫容峯號夫容峯主嘗自題畫竹云不是之僧親寫
來誰報平安

字澤翁姓童氏玉澗之甥書學東坡墨竹學俞子清梅學楊補之自謂
用心四十年作花圈稍圓耳山水亦得意

圓悟閩人號枯崖能詩喜作竹石

慧
山叟天台人居西湖長慶寺能詩作叢竹或三二竿或百十成林

重復冗雜太虛江西人作竹學鄆王楷

畫廬山尋真觀二壁朱文公題其上

光字玄暉號雪庵俗姓李氏大同人特封昭文館大學士賜號玄悟

大師
草書亦善畫山水學關同墨竹學文湖州俱成趣

頭陀溥圓字大方號如庵俗姓李氏河南人于雪庵爲法弟書學雪庵山水

墨竹俱學黃

墨竹學楞軒

妙圓墨竹頗有法度

智浩號梅軒墨竹雖少蘊藉脫灑蘭略得自然趣

道隱字仲博號月澗俗姓李氏海鹽當湖人蘭石學趙子固墨竹宗王翠巖

允才號雪岑受業興石佛寺墨梅竹似丁子卿

時溥字君澤號兩巖華亭人居奉賢鄉接待寺通經律作詩亦畫墨竹三梢

而已

海居燕中喜畫墨竹學海雲禪師

明雪窗畫蘭

右古尊六十餘家見子王氏畫苑及夏士良圖畫室鑑蓋皆德成而後
之名隨之非損本而務末也若唐之翛然禪月宋之寂音妙喜元

口口海雲皆僧林巨擘意其遊戲繪事令人心目清涼蓋無適而非

某題曰畫禪

一書分類述說附之以圖曰石刻曰建築曰冶金曰

雕漆曰琢玉曰陶瓷曰琉璃曰琺瑯曰首飾曰織物曰畫篇中所載

皆由
保存於彼國博物院中者其序言自稱承彼國教育部之命而

撰述立說雖多錯誤頗能援引古籍外人每輕視吾國至於美術藝文則不
能不加嘆服誠以其歷世久遠氤氳蓄積者厚非尙功利之族所可幾及也

解藝術未能製作但性嗜古物書畫也瓷銅也若有所遇每流連把玩
不忍釋豈唯美之可愛亦以其能陶養人之性情耳二十年來學業兩無
成就流離轉徙幾喪其生者屢矣救國之志未達乃退而求安生樂命之道
舉凡可以適意之事如遊山觀水下碁學書無不爲之尤寄情於古物每於

長夏疏簾秋燈夜雨情緒萬端愁懷莫遣之時輒探篋啓盒披圖考籍慕乎
古人意氣自得不存太常抱殘守缺之思自有怡情悅性之趣習之既久心
自得隨筆記錄不限於瓷凡茲所爲均出消遣意在自娛不恐後人用覆
也民國十四年年六月十九日竹園居士劉子芬記於滬濱

素原第二

冊第三

辨色第四

汝窰第五

廣窰第六

美人醉第七

雜說第八

雜錄八

美人稱讚十

雜錄六

雜錄五

雜錄四

雜錄三

竹園圖
目錄

圖書第十冊

梅縣劉子芬著

書畫舊瓷不易做製後世作者得其光澤未能

待其古拙

其雋雅如畫家臨摹名跡雖極盡能事而前人

之神采風韻固自有別也瓷書無善本市肆商人雖能知其一二未肯以真
偽告人好古之士若能博覽精研用心體認胚胎中釉質也色澤也體製也
微芒審視至熟久而久之自能融會貫通心知其異真偽之別新舊之
於胸雖巧詞異色不足熒其視而亂其衷也西方人士用科學分類
法研究瓷
審過於華人譏吾人於瓷之界說不甚明晰不知此道
口物未能作化分化合用也寂園叟曰吾華瓷品尙矣而
之人在

今不若

如繁昔之土質細膩今則麤劣矣昔之聖澤瑩潤今則枯

燥矣昔

今則黯敗矣昔之古意深厚今則俗惡矣昔之火候純

見薛暴矣其言雖泛舉一可以三反也

二 索原

中國有陶始於神農至舜而術益進路史神農氏謂木器液而金器腥臙人飲於土而食於土於此中埏埴以為器而人壽考工記有虞氏上陶甗大瓦

棺

舜陶器

器皆不苦窳作什器於壽邱蓋神農所陶僅炊

史記桀為瓦室世本曰昆吾為桀作也由黃帝

昆吾皆曾為陶正者也下至漢魏葬器以外製及土

月瓷至唐而瓷窰始盛潘岳笙賦傾縹瓷以酌醴陸

婺州次岳州次壽州次洪州次或以刑州處越上
有大邑燒瓷輕且堅扣如哀玉錦城傳之句瓶花譜

至唐始尙瓷器柴周以後降及宋世柴汝官哥

出沿明及清則集於饒州之景德一鎮形色規

制踵事增華代有

新月異祭葬之器供御之品蓋已取金玉而代之

以瓷矣

三 說器

品式樣不一由銅而瓷展轉摹倣千變萬化不可紀極但各有專精

蓋紅魚靶杯雞缸之類卷帙所載後先稱美惟歷年已

凡幾項氏之圖桐川之說徒存矩範居今日而欲按圖

公僅就市肆流傳尙可遇見之品論其大概未能詳列備

龍泉明之祭紅康熙之郎窯及五彩爲最廣窯及雍正

亦多佳者鑪以定窯哥窯均窯龍泉爲最元瓷廣窯建窯亦有佳者

定窯明之祭紅康熙之郎窯及美人醉爲最元瓷亦有佳者盤以定窯

之薄者龍泉之大者明祭之寶石紅者康熙之五彩者爲最乾隆亦有佳者

罐以均窯元瓷興爲最康熙亦有佳者花盆以雍正之倣古爲最宜

花淡描爲最康熙之五彩雍正之豆青亦有佳

爲最康熙之蘋果綠亦有佳者水盂以哥窯及

亦亦有佳者洗以哥窯明祭康熙之郎窯雍正之倣

月洗世所豔稱但不易遇見矣

皆皆純色市肆中人呼爲一道釉五彩始於明至清

郎窰及雍正之倣古各器皆一道釉者蓋名窰
祀或供御用君德崇儉五彩華麗當時以其不

多

合古訓故不重

杯盤盃碟之屬而已其實高貴之品自以一道釉

爲古雅青花亦較五彩雋逸世風漸薄彩瓷風行一世不知古意既失價值

唐宋人尙青明清人尙紅近日西商則重紫均窰紫器一枚價值萬金

古人而正之哉雖然彼亦有說以處之矣宋時紫色如熟透之葡萄

其器皆純色元瓷則於青釉中夾紫釉數片而已至明

已不及宋時遠甚施於彩繪之上者僅能如茄皮之紫色

亦絕後之倣者非失之黯則過於紅故近人辨別康熙
皮紫一色爲之證明也至青色一種常與藍色相混兩
均窰元瓷之青皆近藍色明以後之青花色本藍人亦呼爲青料惟
翠葱翠梅子青豆青乃爲純青耳天色本藍有時爲青草色爲青可分
碧綠淡藍近青深青爲綠濃綠及藍色之豔者則爲翠色

五 汝窰

古

之歷歲已久流傳絕少柴窰之器世不經見汝
從土中出者其質製色澤與龍泉相似市肆商
瓷品類似龍泉者皆以龍泉窰呼之而一種天青夾
刻又以爲汝窰矣茲引古說辨明於左

蟹爪紋者真無紋者尤好土脈滋潤薄亦甚難得

水瑩厚如堆脂汁中棕眼隱若蟹爪

云色帶微黃博物要覽云色卵白似立異論然

紋如端溪石子辨鸚鵡眼眼本石病得此可驗

合

真水坑故曰無

按博物要覽所言汝窯色卵白者非謂其色如卵之白乃釉汁瑩潤如卵液

白卽卵液陶說以釉汁爲瓷色誤也汝本青器自無如卵色之白且黃

亦不能得淡青色宋時官中立窯燒造定汝官皆官窯也所出之

窯轉相仿效龍泉弟窯大致仿汝故其器多與汝相似

此相混汝釉薄而清龍泉釉厚而混汝釉晶瑩明亮如卵

知蜜蠟汝釉汁中隱紋如蟹爪龍泉無紋此其所以別也

石灣窰在廣州佛山鎮之石灣村所出之器爲盆爐瓶罐等無盃蓋
質粗而鬆乃灰白色之沙泥所陶成其土採自鄰邑之東莞縣屬實陶
器上釉者明時曾出良工做製宋均紅藍窰變各色而以藍釉中映露紫彩
者爲最濃麗

石

七藍以其色甚似翠羽也窰變及玫瑰紫色亦好

廣窰之豔異者卽此類之物也近因外人爭購
製之品多灰藍青紫等色雖斑駁陸離殊不足

得聞所謂陽羨陽江宜均泥均類皆模糊影響令人
窰胎骨係烏泥搏成其實明製廣窰做均紅藍之

土釉汁故其底足不露胎骨寂園叟所見乃裏釉非
心所載廣東之陽江縣產瓷器遂謂嘗見爐瓶蓋碟
蓋做洋磁燒者陶雅則稱或謂嘉道間廣窰瓷
其所言實卽粵人所稱之河南彩或曰廣彩者
地

海通之初西商

者先至澳門後則逕趨廣州清代中葉海舶雲集

商務繁盛歐土重華瓷我國商人投其所好乃於景德鎮燒造白器運至粵
僱工匠倣照西洋畫法加以彩繪於珠江南岸之河南開爐烘染製成

及售之西商蓋其器購自景德鎮彩繪則粵之河南廠所加者也故

名稱此種瓷器始於乾隆於嘉道今日粵中出售之饒

者因其雜用西洋彩料與饒窰五彩稍異間有畫筆極

六 雍乾粉彩類似者陽江窰早已消滅亦未聞能製彩瓷

美人醉

醉爲豇豆紅之淡粉色者蘋果綠亦豇紅之窰變三者本爲一類紅釉入窰隨火力而變化色純無稍變露如豇豆之紅潤者爲豇豆紅於紅釉中

噴散綠霧或

爲蘋果綠白如肌膚紅如酒暈容光豔冶若醉後

美

類之釉始於嘉靖盛於康雍卽所謂礬紅色者

品種類甚多大小不等間有暗雕雲龍紋者或

物釉質瑩潤有如美玉色亦淡雋可喜但有串煙

取矣釉裏紅亦爲此類因青礬化綠故多含綠點

對於此類之記載異說紛陳且與明祭郎窰之寶

口然也

地窰之釉

釉如淚痕汝窰之釉如卵液官窰之釉如魚油
釉如蜜蠟祭紅之釉如凝血康雍雨過天青之釉

夫人醉紅瓷之白痕如肌膚近來出土之器甚多有一種盤碟質薄

白微似定市肆中人呼爲映青以其釉汁微帶青色也據言出自江西
製其沿口之際均有釉痕一道或卽前人所謂南定窰歟

前之器其質如瓦至宋而質製始精元明多有暗花及
八候均不及前矣

似之天青夾紫片之器今人概以元瓷目之其實多爲
不過數十年安得如許之物流傳人間

於前人著述中市肆中人凡遇做造均窰釉汁之器泥均以外概
窰呼之據言爲元人馬姓所造云

官但比官窰無紅色亦不及官窰之細潤市肆中人亦以馬窰呼
可幾及也

器五彩以外復重青花嘗見筆筒一個高四寸
薄如紙底口沿邊均有極細錦紋暗雕筒身繪
出騎兕灣弓馬狂奔而兕猛逐戰士則從容接
老樹碎草遠山意氣發揚筆勢飛動蓋丹青妙手

正筆如髮用青如用墨點染描畫各臻其妙也
多淡描康熙青花皆濃抹惟明青能融入釉
青則質料凝聚稍露筆痕乾隆以後青料甚劣
故粵人有鬼面藍之稱

以明祭郎窰爲極軌尤以數尺高大瓶最爲優美
廣廈之口 曰一種雍容華貴喜氣揚溢氣象

康熙青花大瓶高一尺六寸形如棒槌沿口有邊高寸許繪以錦紋瓶
口水畫山巒重疊枝柯陰森峯頭抹青如日下流雲青暉照人流光
之寶未能似其豔麗底畫雙圈如線內有大清康熙年

時由宮中發出古瓷甚多交御器廠做製製作有本故
可一種至爲神化幽淡雋永引人入勝非紅瓷可能望

過於華麗殊鮮逸氣但錦紋則甚有可取以其繁縟而有古意也

夏之日

日

一節華容華貴喜慶壽星

即祭服蓋欲辨燔火以博以高大賦量益蜀美
如夢人百出而趨之無

開首林葉葉葉葉葉葉葉葉葉葉葉葉葉葉葉

葉葉葉葉葉葉葉葉葉葉葉葉葉葉葉葉葉葉

葉葉葉葉葉葉葉葉葉葉葉葉葉葉葉葉葉葉

(B)
908.1
4435
1936
v.4
no.10
~* ?
0376661

(B)
908.1
4435
1936
v.4
no.10
pt.3